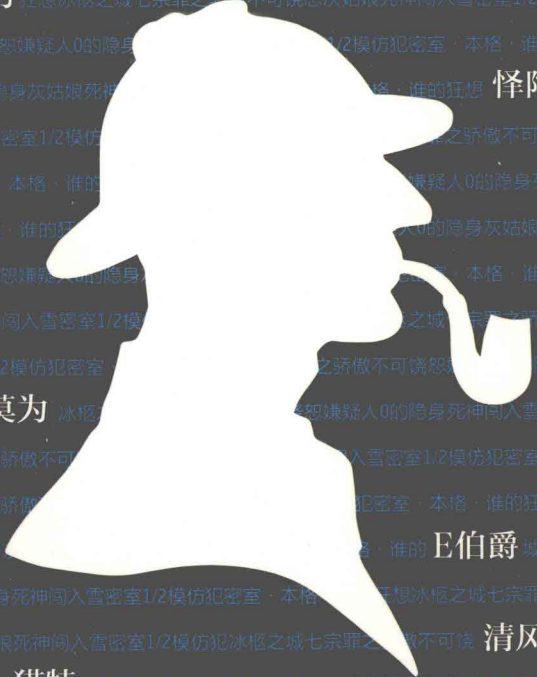


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冰柜之城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
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
犯密室 **反重力** 狂想冰柜之城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冰柜之城七
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
冰柜之城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
怪陀使 罪之骄傲不可饶恕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
嫌疑人0的隐身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灰姑娘
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灰姑娘
别问 本格·谁的狂想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七
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
言桃 城不可饶恕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冰柜之城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灰姑娘
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冰柜之城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灰姑娘1/2模仿
犯密室·本 己莫为 冰柜之城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死神闯入雪密室密室·本格·
谁的狂想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
冰柜之城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
E伯爵 城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冰柜之城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嫌
疑人0的隐身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冰柜之城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 清风无意 灰姑娘死
神闯入雪密室1/2模 **猫特** 本格·谁的狂想冰柜之城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
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冰柜之城七宗罪之骄傲嫌疑人0的隐身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冰柜之城
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冰柜之城
七宗罪之骄傲嫌疑人0的隐身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冰柜之城七宗罪之
骄傲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密室·本格·谁的狂想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灰姑
娘死 第一届华文推理大奖赛 谁的狂想冰 死神
闯入 典藏集 仿犯冰柜之城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 仿犯
密室·本格·谁的狂想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
狂想 罪之骄傲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冰柜之城七宗罪之
骄傲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灰姑娘死
神闯 **E伯爵** 等——著 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 噩 梦 ·本
格·谁的狂想冰柜之城不可饶恕嫌疑人0的隐身灰姑娘 狂想
冰柜之城七宗罪之骄傲不可饶恕灰姑娘死神闯入雪密室1/2模仿犯密室·本格·谁的狂想冰柜之城七宗
罪之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密室·本格·谁的狂想冰柜之城七宗罪之骄傲



名侦探的

下卷



噩 梦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密室·本格·谁的狂想冰柜之城七宗罪之骄傲

名侦探的噩梦

第一届华文推理大奖赛典藏集（下卷）

E伯爵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侦探的噩梦 / E 伯爵等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33-0978-3

I. ①名… II. ①E…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8267 号



名侦探的噩梦——第一届华文推理大奖赛典藏集 (下卷)

E 伯爵等 著

策划编辑: 褚盟

责任编辑: 褚盟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52千字

版次: 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978-3

定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 1 灰姑娘
- 63 死神闯入雪密室
- 121 1/2 模仿犯
- 183 密室·本格·谁的狂想
- 247 冰枢之城
- 307 七宗罪之骄傲
- 357 不可饶恕
- 393 嫌疑人0的隐身

灰姑娘^① —————

①大赛入围作品。作者反重力，其作品有着浓重的社会派气息，构思精巧，风格独特，直叩人心。

每个人都惯于将自己视作受害者。

——题记

台风眼巫女

“我是个巫女。”

她黑琉璃般澄净明澈的双眸定定地望着初次见面的我，轻描淡写地说出以上令人大脑短路的话语。

我总是一个人蜷缩在公园的长凳上。

我就像《格林童话》中那个于苍茫夜色中引颈苦候南瓜车的灰姑娘，对着空无一人的公园，搓着冻得僵硬的双手。

目标尚未出现。

我守候的目标并不是载着灰姑娘奔赴宫廷舞会的南瓜车，恰恰相反，是一个扼杀少女梦想的连续绑架案件的罪犯。

一个年轻女子，独自坐在朔风冷峭的公园长凳上数星星……这怎么看都太过显眼。可对此刻正在蹲点的我——这个小小的三级警督来说，此举纯属无奈。经常和我假扮情侣的下属兼男搭档，在上次缉毒行动后连升两级，现已是二级警督。更何况——我用眼角瞟了一下围巾上别着的微型对讲机——这个对讲机的电波怕是传不到上面的吧？

有多久没有像这样，在晦暗的冬夜独自一人坐在公园长凳上了呢？

记得在小时候，每每和家人怄气，我总会气呼呼地离家出走。说是离家出走，其实，在学校一个朋友都没有的我，能去的地方唯有附近的公园而已。就这样，身上仅裹着单薄秋装的我在怒火的怂恿下，摔上家门，直冲公园，然后颓然坐在长凳那冰凉砭骨的花岗岩凳面上。往往到了这时，我才会发现自己忘了带钱包，连公园自动贩卖机里碗装的“康师傅”也买不起。

真是傻透了，那个时候。

我的太阳穴又开始隐隐作痛了。

自从上次头部受伤之后就一直是这样。只要我开始胡思乱想，脑袋里面总是像有一个中队的“康师傅”，手拉着手，围成一圈，又唱又跳。

我将口腔里苦涩的唾液咽下，沁凉的空气也随着吞咽的动作灌入我的肺部，继而这股清冷沿着血液扩散至身体的每个角落，让我的头疼稍稍缓解。

倏然，一道如若尖锐石片划过玻璃表面般刺耳的猫叫声令我全身的毛孔为之一怵。我的脖颈朝围巾里缩了缩，但双目却更加警惕地逡巡四周。我正对面栽满观叶植物的花圃旁的立钟，显示此刻的时间是晚上九点三十五分。

正是那个连续绑架犯的作案时间。

除开作案时间，我还对这个连续犯下十多起绑架案的罪犯做出如下犯罪人格心理画像：

男性，年龄在十五至十八周岁之间；
智商平平，有一定兽医学的知识；
性格内向，自卑，情绪波动大，不善于与人交际，尤其是异性；
家境一般，双亲工作繁忙，与其鲜有交流；
深居简出，有“宅”倾向，但是很喜欢在夜间独自散步；
热衷ACG文化，痴迷电玩，尤其是猎奇类和美少女类游戏；
在附近的高中或者初中就读，在家和学校之间的场所犯罪；
每周三和周五晚上会到老师家里补课；
个人卫生习惯很差，看起来总是邋邋不堪；
幼年曾有被绑架并长时间囚禁的经历。

我的视野在这时捕捉到了一道白影。在寂静无声的公园中，那抹在公园小径的灌木围墙之间穿梭的白色，如同圆月穿过层层树梢投下的斑驳光影一般，影影绰绰。

我的视线紧紧盯在那道白影身上。

白影并未注意到坐在月光阴影中的我，兀自迈着碎步独行。穿过嵌着鹅卵石的石桥时，桥下池水反衬的月光隐约映亮了白影的身姿。他身材微胖，白色卫衣的兜帽胡乱塞进领口内，头上戴着一顶造型夸张的毛绒渔夫帽。

我认得那款渔夫帽。那是新近流行的一部动漫中人气角色佩戴的毛绒渔夫帽。因为款式中性且前卫，很受动漫爱好者的追捧。

等注意到他斜吊在背后的黑色麻袋正不停地蠕动时，我几乎能听到此刻自己体内肾上腺素急速流动的声音。

他走得很慢，不断地顾盼四周，好像一只野兔般充满了警惕。这在受过反跟踪训练的我眼里显得过于笨拙的行为，进一步暴露了他的

不安。

我好像悄无声息地锁定目标的西亚猎豹，紧紧蹑在他身后，离开公园，穿过灯影寥寥的新兴别墅区。最后，他在一扇铁锈斑驳的大门前停了下来。

他缩颈四顾，确认周遭无人之后，将麻袋放在地面上，接着用双手扳住铁制门扉，朝外一拉。随着生锈的铁锁链咔啦咔啦的滑动声，他将门缝扳到勉强容得一个人侧身通过的程度，然后掬起地上的麻袋挤入门内。

我也轻易地跟进门内。里面是一大片空旷的场地，空地上杂草丛生。我借着月光，跟着目标穿过空地，进入一栋荒废的旧楼。通过墙上泛黄的名人名言条幅，以及一些依稀可辨的写有“勤奋”、“笃学”字样的吹塑纸贴来看，这应该是一所待拆的学校。

沿着蛛网尘封的阶梯，我跟着他一直爬了三层楼。在登上通往第四层的阶梯时，我听到了断断续续的低声召唤——那便是这一系列绑架案的受害者了。从声音的强弱来判断，原本便娇小的身躯，此刻应该已经十分虚弱了。

最终，他进了四层的一间教室。我屏住呼吸，移到窗边，确认月光的角度不至于将我的影子投射到窗内后，才贴着窗框朝里窥望。

在明亮的月光下，他半跪在地，将黑色麻袋中的猎物放了出来。受害者甫一挣扎着钻出麻袋，便野蛮地伸出前臂朝他划去。他扭动不甚灵巧的身躯避开攻击，同时飞起一腿狠狠踢中受害者的下腹。

受害者发出怵人的尖叫声，滚了几下后，挣扎着半蹲起身，全身的毛倒竖着。被软塑项圈紧缚在四周叠起的课桌桌脚的其余受害者，应和般的发出了不安的低唤。我点清屋内受害者的数量后，不禁微微松了一口气。

本次连环绑架案的受害者——三十六只母猫，确认安全无虞。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刑警会去搜救遭到绑架的宠物猫。但倘若绑架者翻墙越入猫主人家，甚至打破窗玻璃后实施暴力绑架，那就另当别论了。最近几日，局里连续接到几起居民家被打破窗户，可除了宠物猫什么也没有丢失的诡异报案。我在调查中发现，除了几只波斯猫是在家中被强行掳走外，附近还有几户居民表示家里的猫外出未归。这些猫清一色都是母猫，而且据反映，它们最近都处在发情期。

见到他开始从麻袋里取出猫粮，给猫儿们喂食，我知道时机来了。我轻轻褪下风衣上的兜帽，又解下颈上的围巾系在腰间——如何巧妙地转变自己的形象，以赢得犯罪者的信任，是刑警的必修课之一。我走到敞开的教室门口，轻轻地叩了叩紧靠墙壁的木板门。

听见声响的他浑身一抖，如同触电般跳转过身。在月光下，他那尚有几分稚气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惊恐的神情表明他很想知道我是谁，可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于是，我便自我介绍起来。“晚上好。我叫相里真，相里是姓，真是名字。”

他的两颗眼珠骨碌碌地转着。对这种表情司空见惯的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别过来！

“放心好了，我可不是什么坏人。再说，你见过如此美丽的反面人物吗？”

“……那你是什么人？”他用困惑的眼神向我无声地质问道。

“看打扮不就清楚了。”我平静地回应他，“我是个巫女。”

“我是个巫女。”

她黑琉璃般澄净明澈的双眸定定望着初次见面的我，轻描淡写地说出以上令人大脑短路的话语。冬夜清冷的月光从门外滴下温柔的水银色。她就这样伫立在月光里，月华的光影自她身后如雪霰进落般滴滴透

了出来。她的长发如柔滑的黑缎子般垂于脑后，扎成马尾，加上扎在腰间的围巾，如同烙印在月光中的剪影。

超越常识的人，就像是动漫中的巫女，本不应存在于这个三维的世界中。在那个瞬间，我忘记了恐惧，忘记了她是猎人的事实，也忘记了藏在卫衣的衣兜中、打算在被逮住时自我了断的裁纸刀，甚至——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按年龄可以被称之为少年的他，怔怔望着我，如同一条被电渔网炸懵的刺豚。我借机一点一点地靠近他——如此小心忐忑的理由在于眼前这位少年心理状态的特殊性——性格内向，自卑，情绪波动大。

我移动到可以扑倒少年的距离时，敛住了脚步。这时他理应觉察到我的意图了，接着就看我能否在不动用暴力的情况下成功地说服他。

果然，少年的双目恢复了原先的光泽。他一边朝无路可退的后方挪动着脚步，一边抽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小刀，口中还发出吞咽口水的声音。

我看也不看那柄小刀，目不转睛地直视着少年。

“你还要逃避吗？”

少年持刀的手微微颤抖着。

“很可怕吧？”我放低声音，“那个密闭的黑漆漆的房间，只有你一个人被绑在里面，你很害怕吧？”

他的五官挤作一团，额上渗满细密的汗珠，显得十分痛苦。

“你十分害怕，可却什么也看不见，对吗？”

“不，不……”

“这时候屋子里响起了一道诡异的声音，这声音在你听起来就像巫婆的咒语一般可怕。让我来猜猜看，是什么声音？是闹钟，是电话，还是……”

“不要……不要说了！”

“一只发情的母猫？”

在我说到“猫”这个字的时候，少年的瞳孔倏然扩大。他丢下手中的刀，双手紧紧抱住头，蹲在地上，发出低低的啜泣声。

我上前轻轻环住他的双肩，一边抚摩着他的头，一边低声在他耳边反复说道：“不要怕，已经没事了。我会保护你的！不要怕……”

当他在我怀中停止战栗之后，我取出手铐缓缓地箍上他的双腕。

错位的羁绊

“和你不同的是，你和家人只分开了六十多个小时，而等到我再次回到家时，已经过了整整五年。”

坐在副驾驶座的少年异常老实，任谁也想不到这个样貌天真的少年会是令附近居民惶惶不安的连环绑架犯。

少年是一所初中毕业班的学生。在车上，少年告诉我，他在小时候曾经被父亲的外遇对象绑架过。起因是他的父亲想和那个女人分手，女人出于报复绑架了当时年仅四岁的他。由于其父就外遇一事对警方三缄其口，导致线索不清，等少年被成功解救出来时，他已经被囚禁在漆黑的杂物间中长达六十多个小时。

当时在杂物间里，惊恐无措的少年唯一能听到的声音，便是那个女人家里养的一只母猫的叫声。那只猫正处在发情期。从此之后，少年每每听到猫叫，便会回想起当时被囚禁的情景，脉搏和呼吸就会失常，就会陷入极端的恐惧之中。

初三学生精神压力颇重，再加上最近有一伙校园流氓经常欺负少

年——在这种条件下，他绑架母猫的行为，属于心理上的自我宣泄。

“我家附近有很多野猫。每当放学，尤其是补课到很晚的时候，路上传来的发情母猫的叫声便会引起我深深的恐惧。”直到此刻，少年在叙述这些话语时，依然面色如纸。

“……我感到，小时候被囚禁的那个杂物间的黑暗又包裹了我，我几乎没有办法呼吸。母猫甜腻的叫声，在我听来，就像是绑架我的那个女人的阴笑，又像是学校那帮流氓的怒喝。我受不了了……他们会害我……那些猫……”

“所以你就动手，让这些讨厌的声音从你的生活中消失？”

“……没有办法……我不想伤害它们的……”

少年的叙述开始杂乱无章起来。这是由于他的神经反射弧受到外界刺激而产生条件反射，从而导致了语言中枢的紊乱。

这应该是动物恐惧症和被害妄想症的复合症候群。或许我送这个少年去的地方不应该是拘留所，而是精神疗养院。望着身旁这个局促不安的少年，我有些于心不忍。

似乎难以忍受车内沉默的窒息，过了一会儿，少年嗫嚅道：“对，对了，相，相……”

“相里真。”

“相里姐，你的发型真有特点……”

我一边看着后视镜，一边回答道：“你是想说我留着这样又长又累赘的头发，根本不像一个警察，对吗？”

少年歪了歪嘴角，露出讪讪的表情。我知道我猜对了。

“我还真的以为……”

“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巫女吗，你这个宅男？”我从车子的储物柜中取出一个动漫手机链，朝后抛去，“这个是你的东西吧？《重音乐少女》的三周年纪念会上发行的限量珍藏版周边，全国只有三个。下次可别不

小心在逃跑时把这个弄丢了。”

这个手机链是一个报案者提供的，据说是当时翻进他家院子的罪犯留下的。通过这个手机链，连环绑架案的罪犯画像立即清晰起来。

“要知道，老练的猎人通过猎物的一件物品、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能发现其弱点。”我如是向少年传授道。

“说到发现，我刚才就有一个疑问，”少年又发问道，“相里姐你的发型，是不是模仿动漫《华物语》里的女主角，就是CV（配音）是篠原凛子的那个？”

“你说得不对。她的发型是姬发式的，不过她是高扎长马尾，而我是低扎，而且她的CV也不是篠原，而是早乙女川美。早乙女虽然是个新人，不过却曾在恋爱动漫《蓝莓100%》为重要的女配角配过音……”

当我注意到少年露骨的眼神时，已然太迟了。

“要知道，老练的猎人通过猎物的一件物品、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能发现其弱点。”

少年将我适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警察本来就不是什么圣人。”我侧首轻浅一笑，“警察也会像个御宅族一样热衷于可爱的动漫角色，也会将三分之一的薪水花在头发的保养上。警察甚至背负着比罪犯更加浓厚的黑暗。”

不管少年是否听得懂，我自顾自地说着。

“有光明的地方就有阴影。比如说，天上那轮驱逐大地黑暗的月亮。它面向太阳的一面充满了光明，但是背向太阳的一面却只有黑暗——月亮之所以能够照亮黑夜，那是因为它自身背负了更浓厚的黑暗。”

“怎么会！”少年不以为然地笑了，“别的警察我不好说，相里姐在我看来一定是好人！”

我摇摇头。或许是此刻我的表情显得十分认真，少年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在小时候，我也曾被人绑架过。”

“……”

“和你不同的是，你和家人只分开了六十多个小时，而我再次回到家时，已经过了整整五年。”

将令人头疼的小鬼送到警局后，我独自一人驱车回到家。

我进了房间，打开电脑查收电邮。邮箱里有一封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的来信。她在信中提到自己的母亲在前几天辞世，这几天悲恸得茶饭不思。

不知为何，在读到她如何思念自己往生的母亲时，我的头又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

我站起身想去厨房倒一杯热水，不想一转身，却见到妹妹阿镜站在衣柜前，担心地望着我。她留着和我一模一样的发型，不同的是她脑后系的是蓝色的缎带，而我的是黄色。

从小时候起，她什么都喜欢模仿我，包括发型、衣着、书包上的吊饰……甚至是喜欢男生的类型。妹妹说这是因为我们几乎是同一天出生的缘故——只相差了不到二十五个小时。

“你什么时候来的？进来也不敲门……”

“阿真，你没事吧？是不是头上的伤又复发了？”妹妹脸色苍白地问道。她从小就喜欢直呼我的名字。

“没关系，可能是有点累了。”我掩饰地笑道，“对了，你饿了吗？要不要我做点夜宵？”

“好啊，刚好我晚饭吃得少，现在肚子都抵着后背了。”妹妹同样对我笑道。

我将沸腾的汤水缓缓浇在调拌均匀的佐料上，登时，一股浓浓的酱

香沿着袅袅腾起的白气散溢到空气中。

“阿真，你煮的是什么？好香啊！”

我一面舀起一勺汤尝了口味道，一面回答道：“一份是将豆豉酱均匀地浇在煎炸得金黄酥脆的排骨上。排骨不仅没有因为淋有豆豉而失去了酥脆的口感，香气反而变得更加浓郁；另一份是用菌菇和鸡肉一起炖煮。经过温火慢熬的菌菇和多汁的鸡肉巧妙地融为一体，让舌尖感受到极为柔滑的触感，在汤面中旋动的金黄色汤圈更是泛出温暖诱人的色泽。”

“什么什么，是不是大块大块的葱爆排骨和热气腾腾的茶树菇煲乌骨鸡？”

“不是大排骨，也不是茶树菇，而是康师傅。”我将两碗泡面端至一脸馋相的妹妹面前，“你要豉香排骨口味的，还是香菇炖鸡口味的？”

“又是泡面吗？”她不悦地扁起嘴，“天天摄入抗氧化物和三酸甘油酯，真亏阿真你的皮肤还能好得像块蛋白质含量过高的豆腐！”

“抱歉，抱歉，今天迟了，改天我一定亲自下厨，向镜大人您谢罪。”

我和妹妹坐在客厅的电视柜前吃着泡面。吃到一半，妹妹像想起什么似的低声说道：“……过几天就是妈妈的忌日了。”

妹妹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我从没有喊过她一声“妈妈”。正是因为这个女人的疏忽，导致我在四岁时被人绑架。那时，她带着发高烧的妹妹上医院，为了安抚因惧怕抽血而号啕大哭的妹妹，忽视了跟在一旁的我。结果，等她回过神来时，我已经失去了踪影。

直到九岁时，我才被警方解救并送回家。对这个家已经感到陌生的我，更是在潜意识里深深地抗拒着妹妹的母亲。在后来共同的生活里，我更体会到，她看重妹妹更甚于我，这无形中加深了我同她的龃龉。

“阿真……你还在恨妈妈吗？”